

Social Control

an introduction

社会控制

(美)詹姆斯·克里斯 著
纳雪沙 译

什么是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怎样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司法系统在社会控制中扮演什么角色？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属于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吗？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社会控制来阻止恐怖事件的发生？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Social Control

an introduction

社会控制

(美) 詹姆斯·克里斯 著
纳雪沙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Social Control: An introduction 1/e by James J. Chriss

Copyright © James J. Chriss 2007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Polity 出版公司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63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控制 / （美）克里斯（Chriss, J.）著；纳雪沙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2

书名原文：Social Control

ISBN 978-7-121-15687-8

I. ①社… II. ①克… ②纳… III. ①社会约制—研究 IV. ①C9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2075 号

策划编辑：曹 磊 caol@phei.com.cn

责任编辑：曹 磊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4 字数：220 千字

印 次：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读者评论

本书对个人、组织和国家在规范人类行为方面的方法提供了一次全面、有效和引人入胜的研究。克里斯在社会控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指明了现代社会中控制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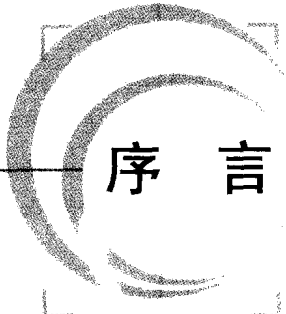
——新罕布什尔大学，James Tucker

社会控制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本书的贡献在于它融合了有关社会控制方面的各种传统和新兴的社会学理论。

——佛罗里达大学，Thomas C. Wilson

克里斯的研究摆脱了那些晦涩难懂的社会学名词，与我们身边切实发生的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如精神问题、过度医疗、公共卫生、贫困、种族、法律、城市生活、恐怖主义，等等；具有现实意义。

——纽约州立大学，Erich Goode



序 言

我们该如何看待史丹利·科恩 (Stanley Cohen) 的断言, 他说在社会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社会控制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① 科恩的意思是, 因为“社会控制”概念被广泛用于论述如此多的事情, 这一概念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含义。它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用于解释人类所有被诱发的遵从行为。

无可否认, 存在许多适宜的机制和程序——造成个人或群体遵从某些行为的理想标准, 无论这发生在家里、工厂、学校、个人关系中、医生的办公室里、驾车时、还是在体育场观看球赛时。的确, 正如人类学家齐格弗里德·纳德尔 (Siegfried Nadel) 指出: “在此意义上控制只与社会相关, 我们在研究前者时我们只是在描述后者。”^② 社会控制的研究是关于社会如何规范和调节个人行为的研究。^③ 因此, 针对科恩, 为什么一种程序、实践或过程的广泛性会使对这种程序、实践或过程的研究存在某种问题或甚至使这种研究成为徒劳?

我认为, 即便考虑到其广阔性和普遍性, 社会控制对社会学和其他社会和行为科学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概念。对社会控制的研究可以通过关注其基本形式来进行。在本书中, 我提出了一个包含三种主要形式的社会控制类型学: 法律的、医学的和非正式的。有关这一类型学来历的解释将在第2章中论述, 但这里应该承认, 多年来许多思想家已经发展了解释社会控制的替代策略。下面讨论的四种策略中的两种, 由贝尼格和吉布斯提出, 这两种策略是一般控制理论的典型事例, 它们只是把社会控制当作一种控制类型处理。另外两种策略是更微观的理

① Cohen (1985, P.3)。

② Nadel (1953, P.265)。

③ MacIver 和 Page (1949, P.137)。



论，它们的创立是为了专门应对社会控制，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控制。

四种可供选择的控制方式

我们先从两种微观或中观的社会控制理论开始。在本书第6章中我具体考察了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的控制理论。事实上，控制理论的更早版本是由伊凡·奈(F.Ivan Nye)发展的。^①奈的理论与我的相似，他构想了三种主要的控制类型。然而，我俩的理论在实质性细节上完全不同，他把三种类型称为：直接控制、内部控制和间接控制。

说到直接控制，奈是指所有针对越轨行为的实际或可能的限制。直接控制类型与我所作的关于正式(法律和医学)和非正式控制之间的区别无关，因为直接控制包括诸如法律惩罚，也包括羞辱和嘲笑等非正式制裁，甚至还有家长对青少年的监管。内部控制指内在化，即通过一种社会化的制度向个人反复灌输一套标准、价值观、信仰和规则以有效防止他们越轨。最后，间接控制指温暖和安全感的情感纽带，人们对传统他者的感受。间接控制的典型事例是孩子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因此家庭是社会中间接控制的主要来源。

奈似乎在暗示社会控制可以归结为制裁(直接控制)、文化和社会化(内部控制)、人际关系(间接控制)。但是许多制裁是间接的，有些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罪行。而且，如果它们所有都存在，内部控制和间接控制之间的界限似乎是模糊和相互渗透的。例如，在家庭环境中，社会化和人际关系的形成同时发生(在理想情况下)。把这一类活动或过程理解为同一种控制，即非正式控制，岂不是更有利?

我们要讨论的社会控制的第二个微观理论来自迈克尔·卡托维奇(Michael Katovich)。虽然控制的内涵在于它是“邪恶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或冲突理论家看来，他们认为在社会中更强大的集团利用种族、阶级、性别或其他形式来压迫不那么强大的集团——但卡托维奇指出也有基于合作和强制的控制。^②正如第三章中更充分地论述的，日常生活通过非正式控制系统整合，非正式控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作的，例如那些基于家庭生活、同龄人、人际交往关系，以及更普遍的面对面交往活动的非正式控制。

卡托维奇认为在面对面交往活动的微观领域非正式控制采取四种基本方式：工具控制、仪式控制、人际控制和类别控制。工具控制指这样的事实，即人们通常花很长一段时间来同他人接触，以达到各种集体事业的完成。换言之，工具控制是指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内部关系中，主体与他人会相互给予和索取。体

① Nye(1958)。关于奈的著作的概要和其他控制理论，参见 Paternoster 和 Bachman(2001)。

② Katovich(1996)。对“控制等同于邪恶”这一观点局限性的论述，参见 Gibbs(1994, PP.32-4)。



现工具控制的合作性约定种类包括婚姻、合伙关系和组织协会。仪式控制代表主体之间合作或相互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往往比工具控制更短暂和偶发。例如，当在公共场合碰到不认识的人时，人们还是会对对方微笑、与对方眼神交流，甚至打招呼说“Hi”。这样做只是为了在需要时建立相互确认和有用性。卡托维奇的仪式控制非常接近于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互动仪式（礼仪的相互作用）概念，后者将在第三章详细探讨。

根据卡托维奇的理论，人际控制指两个或更多的人共同关注一些即时的社会目标。他们不只是碰巧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观察某些事件的旁观者。他们把自己投入眼前的相互项目。当身份确认或被承认时控制发生，并且只要需要，项目的所有参与者可以相互提供。如果不能利用一系列特殊的共享活动相互建立身份识别，人际交往控制有必要把它完成，否则已取得的成果将不复存在。人际交往控制意味着每个人都“达成共识”，并且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活动或事件完成中扮演的角色。

最后，类别控制是指参与者的结合基于结构或类别身份，而不是像人际控制的情况那样基于个人身份。类别身份指基于一个人的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社会广泛承认的人的称号。例如，如果我想出售我的房子，在我知道某人是一个有信誉的不动产代理人之前我不会和他做生意。

卡托维奇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除了非正式控制类型以外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而我们将在本书第3章和第6章中考察非正式控制的更多细节。换言之，卡托维奇的四种控制类型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妥之处，但他声称通过区分合作控制的四种基本类型来完成，所有这些用非正式控制这一更简洁明了的概念就能涵盖。

现在让我们看两个宏观的控制理论。第一个理论是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提出的非常广泛的控制概念。^①贝尼格指出，从地球上的生命开始之日（超过10亿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四个层面的控制。第一个层面代表了有机体和原生质外观的出现，即生物体在一个物理环境的空间和时间中来回移动。所有的生命都为了生存而斗争，那些最能适应自己环境的生物体——也就是说，他们能控制自己和任何可用的资源——才能适者生存。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模仿的模式行为的出现，发生在大约1亿年以前。大部分有感觉力的存在物，包括昆虫，都从事某种形式的模仿。然而，几千年来，学习和教学补充了机械的模仿，随着原始人类和类人猿分开后（这发生在大约1000万年前）大脑容积迅速增加，人类发展了语言系统，这反过来促进了学习记忆，

^① Beniger (1986)。



从而使控制呈指数发展。文化的创造是智人的特征，这是迈向对环境和人类同胞这个层面的更大控制的重要一步。

第三个层面，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或农业革命时期（大约开始于 5000 年前，随着公元前 300 年前后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出现而加速推进），大大增加了组织和与食物生产有关的活动需求。更高的生产力导致了更多的人口，以及更大的社会分层，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人现在从这种生产方式创造的经济剩余中获利。组织或官僚从此兴起，并以此为起点迅速发展，这就是商业革命（约 450 年前）。

最后，第四个层面代表主要生产模式从农业向工业的过渡（开始于约 175 年前）。工业革命导致了技术创新（如铁路、电报机，以及蒸汽和电力的利用）的加速，所有这些都导致对自然和人造环境的更大控制。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以及从那时起相关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了如互联网以及医学和遗传编码技术的出现），使信息本身成为新的控制革命的基础。

在这个发展的时间表中，人类社会控制仅被理解为一种物种控制，万物灵长们总是生成这种控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产生新的形式。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整个全球历史的宏观全景扫描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触及到人类控制的情况。毫无疑问，对这一宏大背景的勾勒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如何从过去发展到现在，但它不能解释什么是社会控制以及社会控制如何在当下运作。

第二个宏观的控制理论是由杰克·吉布斯（Jack Gibbs）发展的，它比贝尼格包罗万象的视角更易操作，并且某些部分直接关系到社会控制问题。^① 宏观上，在他理论体系的最抽象层面，吉布斯认为存在三种基本类型的控制：无生命体、生物和人。无生命体控制是人类试图控制、改变或影响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及其特性。这方面的事例包括扔石头来抵御掠夺者，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这些发展和创造都是人类试图对自己的环境获得更大的控制（贝尼格也持同样的观点）。

生物控制是人类试图修改、影响或改变植物或动物的生物特性。例如食品生产，单一树种森林的创建和维护，出于各种目的使用动物，比如用牛马来驮东西、用于医学研究，甚至战争。这意味着基因工程也属于生物控制的范围。

第三个类别，人类控制，指人类试图控制人的行为的不同方式。在人类控制中有两个子类别：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内部人类控制完全相当于自我控制。根据吉布斯的理论，节食减肥、换工作以减少抑郁或增加薪水，或是努力戒烟，这些都是自我控制的例子。^②

外部人类控制指除自我控制（这属于内部控制）以外，人们尝试对其他人类

① 这一控制理论的概要参见 Gibbs（1989a，1994）。

② 这些事例来自 Gibbs（1994，P.44）。

的行为控制。外部控制由三个子类别构成，它们是近距离控制、顺序控制和社会控制。近距离控制指直接对其他人类实施控制的尝试。这方面的事例包括与他人的身体接触（拍拍背、一个吻、击打）或不需要直接接触的行为，如邀请某人来吃晚饭、打招呼，或是打车。

顺序控制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在与他人共同出现的面对面情景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当当事人之间有空间距离时人们往往尝试控制他人。顺序控制的事例包括军队中的命令链条，如电话或因特网这样的通信技术的使用，或分散在社会网络中的人与人的交往。

至于社会控制，吉布斯打破了对这个术语的传统认识，传统认识通常强调规范并将控制作为越轨行为的对应物。相反，吉布斯认为用规范来界定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过于狭隘，主要是因为这种做法不能涵盖社会控制的大规模尝试，如大众媒体广告或国家恐怖主义。吉布斯试图克服传统方法的不足之处，他把社会控制定义为：

一个人的公开行为，（1）一方相信公开的行为会增加或减少另一个人或人类行为改变的机率，第二方出现在以上任一情况中；（2）公开的行为涉及第三方但不是以顺序控制的方式；（3）增加或减少是可取的。^①

有关吉布斯的控制理论需要注意的是其类型是在控制对象的基础上产生的。总之，以无生命的物体为控制目标的控制是无生命体控制，以生物有机体（除了人）为控制目标的控制是生物控制，而以人类为控制目标的控制则是人类控制。在人类控制中，以自我为控制目标的控制是内部控制，而以他人为控制目标的控制是外部控制。最后，外部人类控制可以采取近距离控制、顺序控制或社会控制的形式。我们也注意到，根据吉布斯的定义，社会控制必须始终涉及至少三个当事人（而不是以顺序控制的方式）。这样就比较复杂，其中有五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控制，即参照控制、申述控制、替代控制、调节控制和前奏控制。

为了更好地理解吉布斯的控制理论，这里提供参照社会控制的一些具体例子。在参照社会控制中，为了对第二方的行为造成影响，第一方提及第三方。比如，一个小男孩可能会告诉他的哥哥：“把糖果还给我否则我就告诉妈妈！”^②然而，不是所有的参照社会控制都发生在小群体或微观层面。例如，根据吉布斯的理论，法律就是参照控制的一种类型。在法庭上律师们直接对第三方（法官、陪审团）陈述论点，努力赢得对被告、第二方的定罪。

在控制对象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一般的控制理论确实很别出心裁，但吉布斯的

^① Gibbs (1989a, PP.58-9)。

^② 这一事例来自 Gibbs (1994, PP.51-2)。



系统对具体的社会控制目的来说可能太过激进。激进主义的来源之一是吉布斯对传统强调规范的排斥，这我们已经讨论过。另外，也许这个激进主义更重要的方面是其本身的复杂性，它有五种类型，在研究中这可能会阻碍任何对该理论的利用或测试的尝试。最后，社会控制概念只发生在涉及三个或多个当事方的情况中，这似乎排除了对二元或两方的控制情况的考虑。吉布斯的解决方案只是把这些二元的情况当作近距离控制对待，只有对他的控制理论有一个充分的发展，此举才有意义。

本书的简要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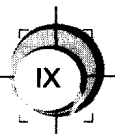
作为对社会控制的介绍，本书重点在概念的发展和利用，因为它已经出现在古典和现代社会学中，我们不可能对奈、卡托维奇、贝尼格或吉布斯理论的细节进行充分探讨。然而，通过前面介绍的方式接触方法的基本轮廓，这对任何学习社会控制的学生都是有益的。

本书主要用于本科或研究生初级阶段的学生，它适用于多种课程，当然包括社会控制，还有越轨行为、未成年犯罪、犯罪学、法律社会学、监狱或监狱社会学、治安社会学和司法行政。还应指出，社会控制的主题汇集了来自许多领域的文献，包括历史、社会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理论、法学、刑事司法和更普遍的社会学。导致的结果是，参考书目相当庞大，上面所列的科目对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应该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本书的第一部分为理解社会控制概念及其历史和用法奠定了基础。正如第一章论述的，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 Ross）是以持续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社会控制”调查的第一人，这开始于 1896 年写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需要指出的是，与罗斯不同，我们将在本书中探讨的大部分学者本身并不从事社会控制研究。也就是说，17 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都论述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事例中，虽然“社会控制”的术语从未被明确提及，但他们都关注个人如何通过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被控制，无论是以国家、家庭、社区、经济体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明确重点）、群体或部落的形式，还是某些其他的调控机制。

第 2 章建立了社会控制的三种类型学之后，下面各章节分别专门讨论了与非正式控制（第 3 章）、医学控制（第 4 章）、法律控制（第 5 章）相关的问题和争论。第一部分的五个章节将为学习者提供关于社会控制的严谨认识，因为它通常用于社会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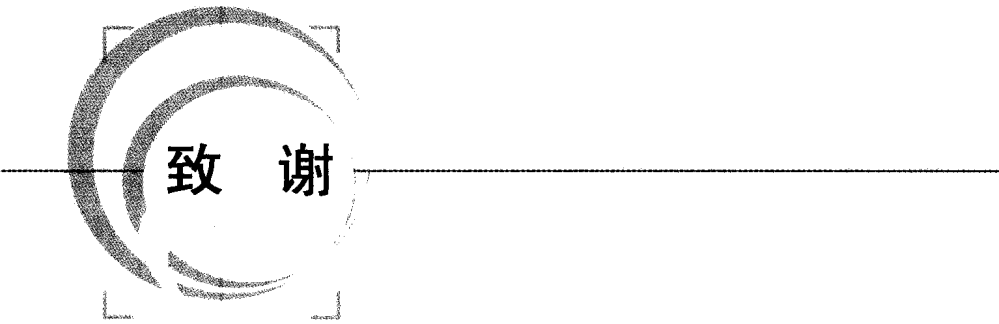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致力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案例研究。第 6、7、8 章分别建立在第 3、4、5 章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例如，第 3 章为理解非正式控制奠定了基础，相应第 6



章提供了关于非正式控制的重要案例研究。因为种族和种族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它们构成了连接第 6 章三个案例研究的主题，也构成了第 8 章的主题（关于法律控制）。第 7 章医学控制的案例研究侧重于对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的控制。

第 9 章专门针对恐怖主义，因为这是当今西方最迫切关注的问题。最后，鉴于全球恐怖主义已经造成对社会结构的扭曲，第 10 章思考了社会控制的未来。第 10 章还探讨了与恐怖主义的幽灵相联系的广泛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这些趋势生成了一种医学和法律控制的混合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巩固被认为已经弱化的非正式控制。

最后，在每一章的结尾我提供了一个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其中包括五本书或文章，推荐给那些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寻求更深入了解的读者。



致 谢

衷心感谢为了这部书付出努力的人们：

首先，感谢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在 2005 年秋季学期给予我公休假。这段时间脱离教学和行政任务让我在写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其次，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们，无论距离远近，他们给予了我许多鼓励，并为我提供了关于社会控制的主要论题和问题的反馈意见。他们是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 Phil Manning, Dana Hubbard, Teresa LaGrange 和 Wendy Regoeczi, 还有来自外院系的 Peter Conrad, Elianne Riska, Donald Black 和 Steve Herbert。

再次，我想感谢 PoLity 出版社的 Emma Longstaff, 她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是专业而有效的。尽管有时我对她的修改建议不太满意，这些建议确实使我的书增色不少。Emma Longstaff 显然完成了她的工作，而且相当出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想感谢我的家人，Mandana, Ariana 和 Johnny, 他们给予了我持续的爱、支持和灵感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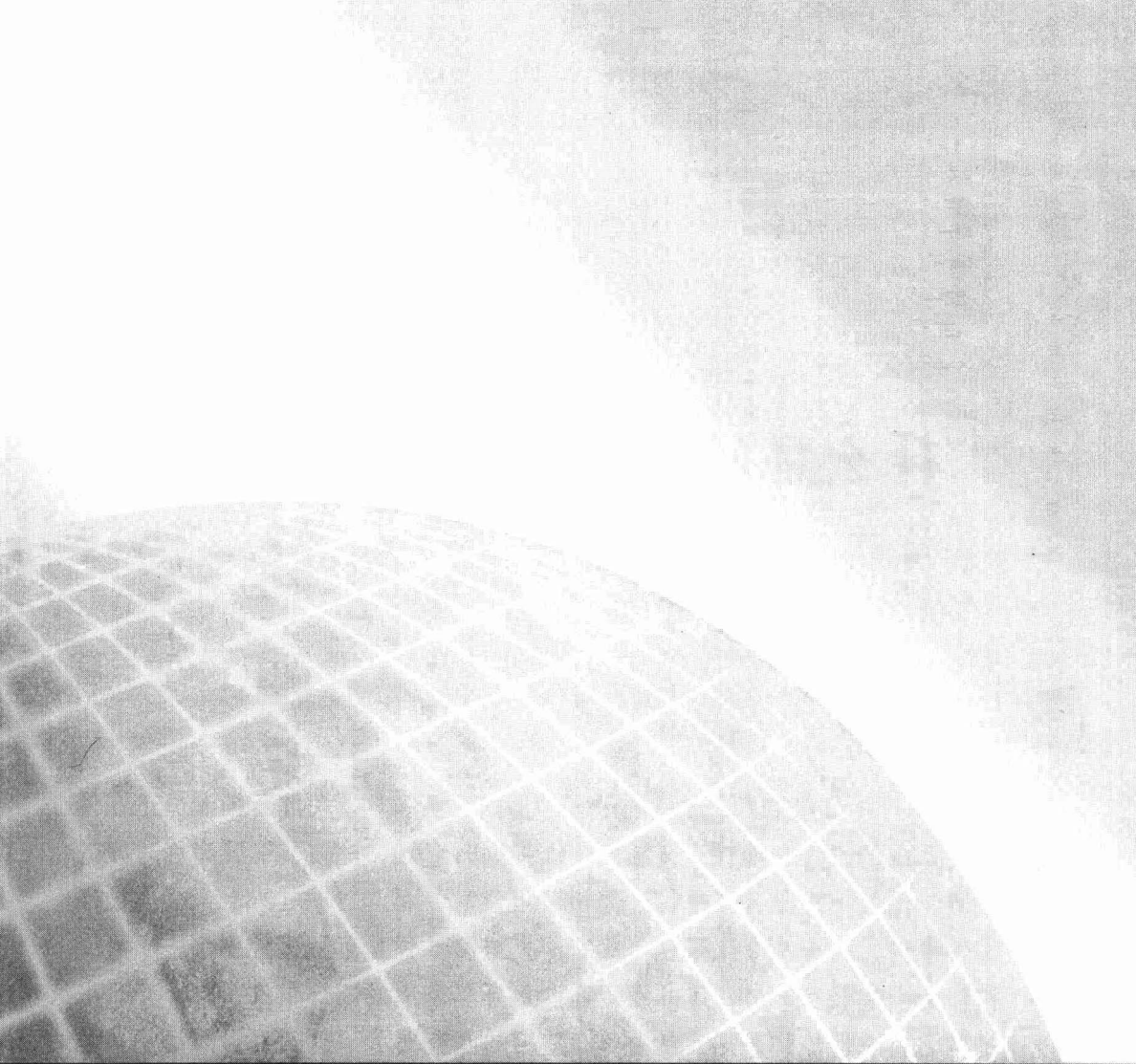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部分 了解社会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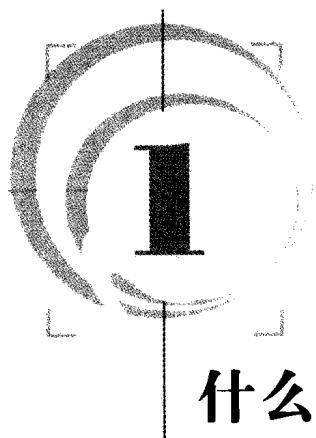
第 1 章 什么是社会控制	2
第 2 章 社会控制类型学	18
第 3 章 非正式控制	35
第 4 章 医学控制	54
第 5 章 法律控制	76

第二部分 社会控制案例研究

第 6 章 非正式化控制：城市下层阶级、住房隔离与街头准则	96
第 7 章 医疗控制：ADHD（多动症），选择性缄默症和 作为一种疾病的暴力	118
第 8 章 法律控制：种族特征分析、仇恨犯罪和囚犯人数增长	135
第 9 章 恐怖主义和社会控制	149
第 10 章 结论：社会控制的未来	166
译后记	178
参考资料	180



第一部分 了解社会控制



什么是社会控制



引言

2005年7月7日星期四，像英国伦敦的任何一天一样。大批通勤人员正在使用公共交通系统的巴士和地铁，突然四个炸弹同时爆炸，打破了早晨高峰时段的喧嚣与忙碌，伦敦市民陷入了震惊、恐慌和混乱。^①截至7月18日，52人被证实死于爆炸事件，另有700人受伤。尽管早期推测炸弹是远程遥控引爆——可能使用手机作为引爆装置，与一年前发生在西班牙马德里的爆炸事件类似，但后来发现这是四名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杰作。随后的调查揭示了这四名男性都是本地自产自销的恐怖分子，尽管与基地组织没有正式联系，不过认同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和野心。^②

两周以后，也就是7月21日，另一起大众交通事件轰动伦敦，四起爆炸发生在正午时分，其中三起发生在地铁里，一起发生在巴士上。幸运的是，因为雷管熄灭，没有一个炸弹被引爆，也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在这两周里，伦敦市民明显感到社会上一些事情发生了改变，社会环境的稳定性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① 7月7日和7月21日伦敦爆炸事件的信息来自《Time》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 和 AP wire 报道的 www.yahoo.com, www.msnbc.com。

② 其中两名爆炸者，Mohammed Siddique Khan 和 Shazad Tanweer，2004年11月至2005年2月间在巴基斯坦，他们可能在此期间与基地组织人员有接触。但这次形成的准确性质还不清楚（参见 Phythian 2005）。

的。事实上，第二起事件以后，空前规模的伦敦市民开始骑自行车上班。

也许政府承诺的公共场所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应该扩展，而大部分公民会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赞成这些措施。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闭路电视监控摄像机的使用从 1990 年的 100 部增加到 2002 年的 40000 部。^① 虽然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运用可以降低交通犯罪，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监控系统对暴力有威慑。^②

不过，看起来，到位的例行监控至少制服了一名可疑分子，此人与 7 月 21 日未遂的爆炸相关。便衣人员注意到，一名男子正从一所住宅逃离，这所住宅所在的地区已经处于广泛的闭路电视监控之下。在便衣人员的紧追之下，嫌疑人逃入了伦敦南部的斯托克威尔地铁站。鉴于杀无赦令，在惊恐的乘客面前，这名男子被近距离射击 8 次。嫌疑人被射杀后，伦敦警察总监伊恩·布莱尔立即宣布，死者与恐怖调查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伦敦市民至少可以松口气。

但是，对监控成效和警察的放心没有持续多久。一天以后，人们发现死在地铁里的嫌疑人与恐怖阴谋并没有关系。那名死者被证实叫让·查尔斯·梅内塞斯，一名 27 岁的巴西公民。他是死于警察之手的无辜受害者，而这些警察都是经过培训能识别和应对恐怖威胁的。枪击发生几天后，巴西示威者在梅内塞斯的家乡贡扎加的街道上游行，要求逮捕开枪的英国警察。一些示威者高举标语谴责英国警察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英国官方誓言“同情并快速地”处理来自巴西受害者家庭的补偿要求。^③

恐怖主义以及如何应对恐怖主义，这是执法过程曾经不得不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九章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不只恐怖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执法者的瞬间决定关乎是否用致命武力对抗这些威胁，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错误，就像刚才讨论的发生在伦敦的那起事件。这反过来势必导致执法者、立法会议员、学者、政策分析者、新闻组织者和普通公众对如何最好地处理好恐怖主义发起一连串讨论，讨论所关注的是现行的政策、策略和方法是否有效或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事实上，由于 2001 年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通过和国土安全部的设立，侵犯个人隐私、公民自由、以确保美国公民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名义规避正当程序等问题被大量讨论。

① Armitage (2002)，引自 Farrington 和 Joliffe (2005, P65)。

② Welsh 和 Farrington (2004)，Farrington 和 Joliffe (2005)。

③ 截止 7 月 30 日，由于警察在伦敦和罗马的突击搜查，所有四名爆炸未遂嫌疑人已经被捕。他们与基地组织没有直接联系，最好称他们为“模仿者”。



恐怖主义及如何与之作战的理念生动详细地表明了在社会现代社会中社会控制的当务之急。关于社会控制的研究——即，社会成员尝试着通过所有这些机制和资源确保其他人的行为符合规范——几乎同社会学本身同时产生。如果我们以1883年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动态社会学》的出版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开始，社会控制直到13年后的1896年才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具体、持续议题出现。1896年，爱德华·罗斯（Edward A. Ross）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社会控制的论文。尽管罗斯被认为是社会学中社会控制研究的开创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创造出了这个研究的全部子域。就像绝大多数的学术开创者一样，罗斯利用当时现有的文献，巧妙地综合了有关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方面的文献。

在我们转入社会控制的更熟悉论述之前，就像它在过去的40年出现在社会学的文献中，我们必须先讲清楚社会控制的研究是怎么出现的，以及它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19世纪晚期，罗斯为一项社会学的议题提出了一个理由，这就把社会控制的研究置于独立的社会现象列表的顶端或接近顶端。为了理解罗斯议题的理由，我们有必要了解他论文写作的背景。这个背景，简单地讲，就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美国的建立。

树立了社会背景后社会控制的研究便在美国社会学界出现了，我们便能够分析古典欧洲社会学家们类似的思想运动，其中最杰出的两个人是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又名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对罗斯、迪尔凯姆和韦伯思想的概述将为社会控制的概念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介绍更多的理论背景，特别是一些实质性的现象。这其中包括规范、制裁、社会化、群体、文化、各种专业（特别是医学），还有刑事司法系统（警察、法庭和监狱）。

■ 镀金时代、进步年代和美国社会学的建立

19世纪50年代前后作为美国进步年代的先导，是社会巨大变革的时期。首先是1865年内战的结束，紧接着是被称为镀金时代的经济繁荣期的出现，特别是对于石油、钢铁、交通这些企业，它们从社会重建的巨大努力中获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化论成为显学，社会学者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适者生存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他同时拥护坚决的个人主义（新教工作伦理也支持这一理论）和自由放任的政府政策。最终，在19世纪90年代进步时代出现